

[美]爱德华·D·霍克等 著

谭宝全 编校

世界当代
破案故事集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

世界当代破案故事集

〔美〕爱德华·D·霍克等著

谭宝全 编校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96 号

责任编辑:胡乃光

封面设计:李士英

版式设计:吴运生

书 名:世界当代破案故事集

著 者:〔美〕爱德华·D·霍克等

出版者: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发行者:(北京复兴门外电影电视部内)

邮政编码:100866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封 面:北京建外印刷厂

排版者:北京久恒文化科技公司照排部

印刷者:大厂县胶印厂

装订者:东方装订厂

开 本:850×1168 1/32

印 张:6.875

字 数:172千字

版 次:1995年4月北京第一版

印 次:1995年4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印 数:4000册

书 号:ISBN7-5078-1157-3/G·600

定 价:6.50元

前 言

近年，在编辑杂志工作之余，先后组织译稿编辑了《一网打尽》、《白宫奇案》两本破案故事专辑。鉴于这类破案故事受到读者们的厚爱，为此本人第三次组织译稿精选汇编《世界当代破案故事集》。本集旨在通过曲折的情节，揭露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不可避免地使千奇百怪的犯罪现象丛生；而且在迭起的悬念中，让读者了解西方刑警的破案的手段与经验。相信这本故事集仍会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。

目 录

· 侦破故事 ·

- 盗画连环案……………〔美〕爱德华·D·霍克 济 众译 (1)
特雷霍尔特案件 …〔挪威〕安努尔夫·托福特 荣 法译 (25)

· 社会案情纪实 ·

- 家中不该发生的案情…………… 艾 宓译 (41)
教室里的生死闹剧…………… 赵 勤译 (49)
鲁尔河野营凶杀案 ……………〔英〕约翰·邓宁 闻 远译 (53)
奇怪的杀手…………… 荣 先译 (63)

· 侦探大师实录 ·

- 私人女侦探…………… 荣 先译 (70)
此案侦破花五年…………… 雨 山译 (73)
艾琳失踪之谜 ……………〔美〕珍妮斯·帕尔默 齐 水译 (83)
百万富翁之死…………… 赵 勤译 (94)
错案惊魂……………〔英〕拉塞尔·米勒 文第译 (102)

· 国际大案追记 ·

- 可卡因之战 …………… 邵 昌译 (124)

- 扑朔迷离的银行 乔 勇译 (139)
- 传奇式的军火贩子.....
-〔挪威〕雷格纳尔·阿沙姆 荣 法译 (145)
- 美国华人社会的绿龙帮 志 鸿译 (153)

· 谍海疑云寻踪 ·

- 静悄悄的阴谋.....
-〔英〕巴里·彭罗斯 西蒙·弗里曼 郑 帆译 (162)
- 一个间谍家庭的故事 邵 昌译 (165)
- 本世纪大间谍赖利.....
-〔美〕罗杰·博尔奈杰尔·布伦德尔 早 涛译 (168)

· 破案影片素材 ·

- 追杀明星的影迷.....〔美〕琳登·格罗斯 齐 水译 (173)
- 《大学预科生谋杀案》引起的风波..... 崇 元译 (179)
- 女歌星协破迷案 慧 祥译 (184)
- 《两代夫人》案情原委..... 荣 先译 (188)
- 影片《刺杀肯尼迪》诞生记.....
-〔美〕爱杰·爱泼斯坦 宝 全译 (195)

· 侦破故事 ·

盗画连环案

〔美〕爱德华·D·霍克
济众译

这是丽塔年轻生命中最兴奋而又最难忘的一天，她大清早就到了帕克美术博物馆。她在旅馆里与克里斯蒂娜同住一房间，天蒙蒙亮她就起身，收拾好自己的表演服，又对今天的行事计划重新审视一番。她挖空心思对曼哈顿那位选角导演下足了功夫，才赢得在这为期一天的表演中饰演九位缪斯女神^①之一的角色。

丽塔在6点30分离开旅馆时，把克里斯蒂娜摇醒，告诉她时间，然后匆匆下楼拦了一部出租车。不到7点她就到了美术馆的后门，馆长塞缪尔·珀尔曼亲自替她开门。他是昨晚彩排时认得她的。“你叫丽塔，是吧？你来得真早。”他有点呆板地朝她微微一笑，然后指引她经过地下室的门厅，到临时化妆间去。

丽塔的表演服放在一个圆筒形大手提袋里，包括一件玉色紧身内衣和一件罩袍似的外衣，她这件罩袍是淡紫色，与她同房间的克里斯蒂娜穿的则是浅蓝色。丽塔拉开大手提袋的拉链，很快脱掉她身上的便服。她刚换上紧身衣，突然，化妆间的门打开了，一个女人走了进来。她比丽塔年纪大些，约三十四、五岁，一头

① 希腊神话中司文艺和科学的9位女神——译者注

淡金黄色头发衬托着一张苍白的脸。

“你好”，那女人招呼道，“你也是九个缪斯女神之一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丽塔注意到那女人与自己身材差不多，两条腿很美。她穿上那件淡紫色罩袍说：“我叫丽塔”。

那女人开心地笑着说：“我也是缪斯女神。”

“你也是扮演缪斯女神的？昨晚彩排时我怎没看到你？”

“有个跳舞女郎生病了，我是来替补她的。我叫桑德拉。”她开始解开身上那件深蓝色雨衣的扣子。

丽塔不太相信她的话。“你的表演服呢？”

“你正穿在身上呢，”桑德拉说着，一拳打在丽塔的下巴上。

几分钟以后，丽塔苏醒过来，桑德拉正在捆绑她的手脚。她想尖声喊叫，可是她嘴里已塞满东西，还贴着胶带。“喂”，桑德拉说着拎起她的双腿，“我要把你关在门厅对面储藏室里，别弄出声，否则你会更惨。听明白了吗？”

被塞住嘴的丽塔点点头，眼里充满着恐惧。桑德拉下手很麻利，她先看了看门厅，确定没有人，然后半拖半拽地将丽塔关进储藏室，弄到地板的一堆破衣服上。她很快回到化妆间，把丽塔原先穿的衣服和那个大手提袋拿来，把外套盖在丽塔身上，其余东西则放在旁边地上。她笑着说：“我不想让你因为我的缘故而受凉。”

她回到化妆间，穿上丽塔的淡紫色罩袍，正好有两名年轻的女子走了进来。

她们有点怀疑地望着她，其中一个问道：“你的衣服没穿错吗？”

桑德拉装作不太有把握地说：“我想没错吧。”

“我叫克里斯蒂娜。昨晚彩排时，这件衣服可是我同房间的人穿的。”

“她叫什么名字?”

“丽塔。”

桑德拉很从容地说：“是这么回事，早上她来了之后突然生病了，馆长叫我来应急，替代她演出。”

黑发棕眼、个子高挑的克里斯蒂娜似乎有点不知所措。“她在哪儿？送医院了吗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我想不致于太严重吧。”

其他跳舞女郎也陆续到了，桑德拉向她们作了自我介绍。

她们似乎都相信了她的话——是临时代班应急的。九个女郎刚换好表演服，塞缪尔·珀尔曼馆长陪着又一个又瘦又高的年轻人来了，他就是这次表演的导演兼编舞哈维·托特。

“跳出水平来，”珀尔曼对她们说，“我们必须让这些人感到清晨8点赶到这里也是值得的。”

“珀尔曼先生，”克里斯蒂娜说，“我的……”

这位美术馆馆长不耐烦地摇摇头。哈维·托特导演很快地最后关照几句，就领着她们走出房门，上楼来到中央大厅。大厅里摆着十几张大桌子，应邀而来的商界领袖正在进早餐。桑德拉注意到在座大部分是男人，只有几个身着西服的女士。其他跳舞女郎很快便翩翩起舞，只有她还逗留在场边，勉强跟着跳了几个基本舞步。哈维·托特导演发现后，便皱着眉头，穿过餐桌，朝她这边走过来。

桑德拉旋转着身子，准备采取行动。她离开表演区，朝大厅旁边的一面墙转过去，墙上显著位置挂着馆内珍藏的一幅著名画家凡·高的早期作品。她从罩袍底下掏出一支小型的公路用闪光照明弹，使劲拉开盖子，点着了火。突然间，大厅内所有的人都一下子盯着她。

她向人们发出迷人的微笑，猛地将闪光弹投到那幅画的中央，眼望着名画被燃起的火焰所吞噬。

塞缪尔·珀尔曼打来的紧急电话把利奥波德探长和弗莱彻警官召到美术馆。他们赶来时，看到一辆警车、两部消防车和一辆指挥车已经挡在美术馆大楼前的街上。

塞缪尔·珀尔曼馆长正在门口等候他们。

“一个疯女人毁掉了我们最珍贵的油画——一幅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凡·高作品！”

利奥波德跟着他走了进去。“这些都是什么人？”

“我们正在为扩建计划举办募捐早餐会，有近一百位商界大亨和社会名流应邀参加。”

利奥波德认出了其中的几位——一位法官、几位律师、一位著名的房地产商，还有两位银行家。不过，他的注意力很快就转移到大厅里那面熏黑了的墙上。那里挂着一个18×24英寸的空画框，它成了此次事件可悲的遗留物。“那个女人抓到了吗？”他问馆长。

“没有。她在滚滚浓烟和一片混乱中逃之夭夭，只是在画框底下钉着一张名片。”

利奥波德瞪着眼看着名片：

白皇后

不可能的事情发生在早餐之前

“去查一下，”他说着把名片递给弗莱彻，“看看是否有她的前科记录。”

“那女人把一个跳舞女郎绑起来，顶了她的空缺，”珀尔曼解释道，“幸亏我们的舞蹈编导找到了她。”

利奥波德走近这毁掉的画，用食指沿略微烧焦的画框内侧来回摸了一下。警方摄影师和指纹专家都赶到了。再次检查后，他

把画框移交给他们。“我们去和那个被绑的跳舞女郎谈谈吧，”他说道。

珀尔曼领他们走到地下室的化妆间，一位脸色苍白、穿着紧身衣和雨衣的年轻女人蜷缩在椅子上。还有个瘦高个的男子和一个20岁左右的黑发女子陪伴着她，他们正在尽力安慰她。那个男人，正是哈维·托特编导。“是你找到她的吗？”利奥波德问他。

托特点点头。“楼上出事后，我才意识到丽塔并非像姑娘们所传的那女人所说生病了。我下楼来找她，发现她被绑住手脚，塞住嘴巴，关在门厅对面的储藏室里。我喊着她的名字，突然我听到里面有桶倒下来的声音。我打开门，发现她在里面。”

利奥波德对那年轻女子微微一笑。她蒙受如此劫难，双眼都哭肿了。“你能不能把名字告诉我，小姐？”

“我叫丽塔。我是第一个到馆里的，珀尔曼先生给我开的门。我刚换上表演服，那个女人进来了。”

“你能不能形容一下她的模样？”

“很漂亮，金发，与我差不多高，可能有三十四、五岁。”

利奥波德作了点记录。“你把事情经过告诉我吧。”

丽塔将出事经过向警长陈述了一遍。

“那女人把你绑起来后，就再没看到她吗？”

丽塔摇了摇头。“不过她向我说出了她的名字：桑德拉。”

“多半是个假名，但我们还是要查一查。”

“哪一个是你的贮衣柜？”他问。丽塔指给他看，他拉开柜门，里面只有一件蓝雨衣。“这是你的吗？”

丽塔皱起了眉头。“我想这是桑德拉的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当时她雨衣里除贴身内衣外，什么也没穿。”

利奥波德快速地搜了一下雨衣的口袋，他本以为里面是空的，但居然找到了东西，不禁大吃一惊。那是一个空的火柴硬纸夹，上面写着：“135YYZ。”

他正在考虑这个代号的含义，弗莱彻冲了进来。“探长，我们陷入麻烦了。”

“是白皇后的事吗？”

“那还没消息，但珀尔曼馆长发现另外又有两幅名画被人从画框里割走了。”

“好吧，我去看一看。”

“还有别的事呐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停车场上有一个死人。”

2

那具死尸瘫在美术馆停车场上的一辆小面包车的驾驶座上。是弗莱彻手下的一个警探在追查桑德拉逃跑路线时发现的。死者是男性白人，从他的驾驶执照上可得到其他信息。“姓名：弗雷德里克·法利，”利奥波德念道，“31岁，居住在西切斯特县拉伊镇。这辆车挂的是纽约牌照吗？”

“是的，”弗莱彻证实道，“我将去查一下。”

“一枪打在右太阳穴上，有火药灼伤痕迹，凶手很可能就坐在他旁边，用的是小口径手枪。因为车窗关得这么紧，枪声不会传多远。”

“你认为是黑社会的人杀的吗？”弗莱彻问。

“倒像是贼窝里闹起了内讧。也许这本来是她用来逃跑的车。但如果真是这种情况，她又该如何逃走呢？”

“法医就要来了，或许他能告诉我们死亡的时间。”

利奥波德察看了仪表盘上的血迹。“如果超过了两小时，血就该干了。”他绕过去看了一下车牌上的号码，并不是“135YYZ。”他把火柴硬纸夹递给弗莱彻。“你在查找这辆车的资料时，顺便查

一查这个号码。”

“是车牌号码吗？”

“不知道，也可能是吧。”

警方摄影师完成在美术馆内的工作后，也被叫到停车场。塞缪尔·珀尔曼馆长正跟在他后面。“怎么又发生了谋杀案？”这位美术馆馆长问。

“瞧，这就是，”利奥波德证实道，“你以前见过这个人吗？从他的驾驶执照看，名字叫弗雷德里克·法利。”

“没见过，也没听过这个名字。”

“你好好看一看，或许他是离职的员工，或者是你们的警卫？”

珀尔曼露出一副不快的表情，从窗口向那具尸体膘了一眼。“不是的，我以前从未见过他。”

美术馆馆长带利奥波德警长从侧门进去，上了一段不太长的楼梯。在那边墙的中间挂着一个空画框，大约是8×13英寸大小——比荷兰著名画家凡·高的那幅画要小。一个制服整齐的美术馆警卫站在旁边。从空画框底下的卡片，可知道这幅被盗的画是法国画家马蒂斯的作品。

“它能值多少钱？”利奥波德问。

“说起来值几百万美元呢，”帕尔曼说，“就像被毁的凡·高作品一样；另外一幅被偷的画在那边。”在斜对面墙上，是另一个空画框。“那是法国画家莫奈的作品。”

“这三幅都是贵馆最珍贵的名画吗？”

“确实如此。”

“这幅画是21×17英寸，”利奥波德察看着画框，“我估计这两幅画都是用刀片割下来的。出事时贵馆的警卫到哪里去了？”

“火警警报一响，大家都奔到中央大厅去了。那个妇人毁掉那幅名画，目的是声东击西，让她的同伙，也就是车里的那个男人，

能混进馆里偷走那两幅画。”

“那辆车里并没有找到画呀！”

“当然找不到——她杀了他以后，自己把画拿走了。”

“也有这种可能，”利奥波德承认道。

他命令指纹采集组搜寻这一地区，不过他推测他们将一无所获——就像他早先猜测不会找到桑德拉或白皇后的档案记录一样。

然而，对后者他却猜错了。快到11点了，尸体被移走，这时，弗莱彻匆匆赶到他身边。“那辆小面包车确实属死者所有。他是个偷鸡摸狗的窃贼，有过一般的作案记录，但不像是干这种大案的人。”

“或许有人雇他来当司机。”

“我也是这么想的，探长。会不会是桑德拉雇他的？”

“你在她那个名字下查到什么吗？”

“桑德拉化名‘白皇后’。几次涉嫌偷盗而被拘留，但只有一次定罪，那是在大西洋城的卡西诺赌场里，她偷了轮盘赌的一只轮盘，结果在新泽西州坐了一年牢。”

“偷轮盘赌的轮盘？”

“显然她专偷那些奇异罕见或难以偷到的东西，而且总是选在清晨吃早餐之前作案。那句‘不可能的事情发生在早餐之前’的话，是电视剧《穿过这面镜子》里白皇后说的，这也成了她的一种标记。”

“那135YYZ呢？”

“还是搞不清楚，探长。”

“不管怎样，跟我们打交道的这个人，既不是个女疯子，也没有为声东击西盗走另两幅画而烧毁了那幅名画。”

“但在场的人都看见她烧毁那幅画的呀，”弗莱彻强调指出。

“这么说来，那所谓不可能的事就该是她没有烧毁那幅名画了，”利奥波德由此联想道。

3

桑德拉留下的那件蓝雨衣给送到警察局的化验室，尽管利奥波德怀疑不会有所收获。

到了中午，他注意到有许多汽车开到美术馆前。“怎么回事？”他问哈维·托特。

“珀尔曼先生认为我们应该继续进行募捐活动，那些跳舞女郎都在，饭菜也订好了。尽管那几幅画都保过险，但他认为早上的事件更证明扩建和强化保安措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。”

利奥波德点了点头。“我过去看看，”他说。

在舞蹈结束、掌声也停了以后，利奥波德问身旁的珀尔曼馆长：“那个贼偷了这些名画后会怎么办？把画交给本地销赃商，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。”

“我猜想她会设法把画弄到国外去。在欧洲和远东地区有许多艺术品收藏家，他们肯出大价钱而又不问来源的。”

“弄出国去，”利奥波德重复了一句，看了下表：1点差5分。

当那些跳舞女郎从他们面前走过，准备回地下室临时化妆间时，他抓住丽塔的手臂说：“跟我来。”

“去哪儿？”

利奥波德打消她的疑虑说：“别担心，又不是要抓你，我需要你帮忙认一个人。”

“认谁？”

“桑德拉。”

在去停车场的路上，他叫弗莱彻跟着他。

“去哪儿？”

“机场。快！我们必须赶快去！”

桑德拉把她那顶黑假发最后整理一番，对自己映在女厕所镜子里的形象很满意。她拎起那个超大型的公文箱，走了出去。这时，播音器里正在播报她将搭乘的班机：“1点35分飞往加拿大多伦多市的348次航班，现在开始登机。”

她停在安全检查台前，穿制服的女检查人员看看她那个大公文箱：“这箱子太大了，没法用X光检查，”她说，“你得把箱子打开。”

“行啊！”桑德拉说着拉开箱盖和两侧的拉链。”这是广告样稿，是为多伦多的客户设计的。”

“你还得让那边的海关官员检查。”

“没问题。”

桑德拉把公文箱的拉链拉上，开始向排在登机门前的队伍走去。那边有一个年轻女子和一个年纪较大的男子站在一起。不知怎地，她觉得那女子有点眼熟，而且在盯着自己看，突然桑德拉记起以前在哪里见过她了。

“我想就是她，”丽塔说，“她的头发改变了，但……”

那男子微微一笑，很有礼貌地问：“你是桑德拉小姐吧？”

“你肯定弄错了，我的名字叫……”

“我是利奥波德探长。”他说着亮了一下他的警徽，“你得跟我去一趟，有几个问题要问你。”

她自信任何时候都能比那些半老头子跑得快，而且在挤满旅客的候机室内，他也不敢开枪。她拔腿就跑，利奥波德大叫起来：“弗莱彻，抓住她！”突然间，另一个男人冲出来扭住了她。

他们把她带到警察总部，让她坐在侦讯室的硬木椅子上，弗莱彻警官仔细地将她应有的权利念给她听。念完后，利奥波德从他的办公室走了过来，手里拿着从她那大公文箱里取出的一份大

张广告样稿，它不仅仔细裱衬好，而且还装上框。“你给多伦多第一银行制作广告吗？”他问道。

“他们是我的一个客户，这是一张全页的报纸广告。”

他撕开后面的硬纸板，小心翼翼地取出一张画着几个农夫在麦地里耕作的油画。“我相信珀尔曼先生看到这幅他以为早上已烧毁的凡·高作品，一定会惊喜若狂的。小姐，另外两幅在哪里呢？”

“另外两幅是什么？”

“是跟这幅一起被你偷走的两幅名画。”

“我不懂你在说什么？”

“我们发现了法利的尸体，桑德拉，”他转而直呼她的名字，“我们谈的可是一桩谋杀案呀。”

她一言不发地坐了整整一分钟。“怎么啦？”利奥波德问道。

桑德拉舔了一下嘴唇。“我能打个电话吗？”

“当然可以，你想打给你的律师吗？”

“不”，她答道，“是打给住在西切斯特的一个朋友，他的名字叫尼克·韦尔维。”

4

尼克开车来到警察总部。

“你是不是她的律师？”利奥波德问。

“不是，只是个朋友。我希望能把她弄出来。”

“保释手续得在早上办理，而且对死罪案来说，很可能还不准保释。她告诉过你，她是涉嫌杀人而被拘留的吧？”

尼克没有直接回答：“我最好能与她谈一谈。”

“我想这是可以的，既然她似乎宁愿不找律师而找你。你的职业究竟是什么，韦尔维先生？”

“我是个不受约束、自行其是的私家侦探，”尼克告诉他。